

《小巷人家》： 呈现岁月温情和时代印记

电视剧作为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文艺形式，不仅提供了比历史记录更加细腻、温暖的文化记忆，还构建起普通百姓之间的情感纽带，形成共同的精神家园。近日，由正午阳光出品、张开宙导演的电视剧《小巷人家》正在热播。该剧的故事从20世纪70年代末讲起，围绕居住在江苏苏州某棉纺厂家属区一条小巷中的庄、林两家展开，剧中人共同经历恢复高考、知青返城、个体经商户兴起、住房制度改革、家电普及、上海浦东开发等历史事件，让观众在品味这方小院里的人间烟火气的同时，感受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时代脉动。

生长于同一时代的人们，总有属于他们的独特时光印记。《小巷人家》遵循“年代剧”这一类型对纪实美学的追求，通过大量真实的画面，展现出动人的、充满情感的百姓日常生活。所谓“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是庄、林两家即使粗茶淡饭，也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是孩子们跑到先买了电视机的人家，簇拥在一起看黑白电视；是夏夜一家人手摇蒲扇吃西瓜……看似琐碎的家长里短，却洋溢着值得细细品味的生活气息。在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个娓娓道来的温情故事提供了一种情感慰藉，打动人心。

这部剧以诙谐幽默、轻松有趣的喜剧风格，讲述普通家庭的故事和人生百态，揭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哲学”。剧中，林栋哲活泼调皮，宋莹与丈夫林工常因儿子的教育问题感到头疼，但他们始终尊重孩子的选择，努力将其培养成更好的人；宋莹一家为了攒钱购买电视机和冰箱，过上了极度节俭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全家人一直种蛇瓜、吃蛇瓜，但为了帮庄家大儿子庄图南买自行车，宋莹又把钱借给他妈妈黄玲……这些磕磕绊绊又苦中作乐的日子，体现了两家人想把日子过好的共同追求，也蕴含了源于生活的深刻感悟。随着文艺作品越来越注重面向全年龄段的受众，这部剧彰显出独特的共情力。

《小巷人家》也表现了中国人宝贵的精神品质。剧中，黄玲是一位出色的棉纺厂女工，性格坚韧、质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厂里的工作，都处理得井然有序；宋莹则热情直率，是与黄玲形成性格互补的女性形象，各自展现出独特魅力；黄玲的爱人庄老师虽然有点传统保守，但他执着于教育事业，耐心指导年轻人，反映出老一辈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崇信；林工富有生活智慧，对家庭的责任感以及对妻子宋莹的尊重和爱护显而易见……此外，庄、林两家的邻里之情，黄玲与宋莹的姐妹之情以及年轻一代的友情、爱情等，共同绘制了该剧明亮温暖的人物画卷。

《小巷人家》在内容、表达的多种尝试中，体现出普通人与时代的同频共振，更借植根于生活的百姓群像，书写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故事后期，小巷中的人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映射出人们多样化的追求。他们都在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而剧中那一幕幕温馨场景，也长久地萦绕在观众的心头……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好东西》： 用脱口秀方式打开一部电影

电影《好东西》里，女邻居小叶不能理解单亲妈妈王铁梅为啥要和她乐队里的鼓手小马约会，她看不上小马，但王铁梅告诉她：“能让自己开心的就是好东西。”其实，王铁梅并没有把幼稚的小马当作可持续交往对象，她把他们的关系定义为“课间10分钟的松快”。

有人赞美《好东西》，有人则不，那么，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大概相当于小马在王铁梅生活里的地位：能让自己开心一会儿，虽然只是课间10分钟的调剂。

导演邵艺辉把上海形容为“女性友好城市”，《好东西》的上海何止是“女性友好”，电影里那片梧桐树覆盖的街区是小姑娘和大姑娘的理想“娃娃屋”：男人们很有自知之明地充当“女人的工具”，他们在饭桌上像开屏孔雀一样大搞“雄竞”，10岁、20岁和40岁的女性相亲相爱，妈妈可以是女儿，女儿可以是妈妈，妈妈可以是朋友，朋友可以是妈妈，就连来自过往原生家庭的、来自糟糕亲密关系的伤痕，都是为了到这个理想的“娃娃屋”里被疗愈的。

这样的《好东西》是不是生活相对富足的城市女性的“小甜水”？是不是段子和金句比人物更生动？是不是电影充当了脱口秀的容器，于是视听表达“乱来”？如果电影里的“前夫哥”是女权表演艺术家，《好东西》本身是不是女权商品？即便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也不能否认它让许多观众，尤其是女观众开心了一会儿，这一条顶一万条——它可以够不上“好东西”，但还是被认可成“好东西”。

创办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老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说过：电影的成功总是和观众的渴望相关。《好东西》公映后的首周末票房1.6亿元，它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制造的声量远远超过它的票房实绩。对照年初的“国民闺女”贾玲导演的《热辣滚烫》，《好东西》的观众基本盘是有局限的。不过，《好东西》不惧怕“脱离群众”和“不接地气”，它是以此作为身份辨识的。这个大城市里的“女性神话”或“女性童话”，属于那些能在生活中随时接触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泰勒·斯威夫特、伍迪·艾伦和阿瑟·米勒的观众，这部分人群，特别是这群人中的女观众，已经为了“主流电影不讨好女性”苦恼太久。在《好东西》的发生地上海，过去的两三年里，剧场里上演过讨论女性生育意愿的音乐剧《不好意思！生不生娃让我好好想一想》，驻场演出的亲密小剧场《好运日记》大胆分享夹在“被催生”和“自我意志”之间的女性为何主动选择“辅助生殖”，更不要说小众的青年戏剧创作领域的《杂食动物》《做家务女子的雕像》在有限范围内引发过热烈讨论。

论“接地气”，有和《好东西》同天公映的《风流一代》，在贾樟柯累积了20多年的画面里，中国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缺席触目惊心，风流一代的江湖女儿老去以后在大同的城墙下夜跑，这样黯然的现实大抵没法让人“开心起来”。论“视听语言优越”，文德斯导演的《完美的一天》遭遇“影展和公映两重天”，影展放映时一票难求，公映时门可罗雀，甚至，连赞美《完美的一天》都要自省是不是“被欧洲白人男性的审美规训太久”。于是，对照老一辈男导演《完美的一天》和《风流一代》力不从心的票房，能吸引观众回到电影院的好东西还真真是好东西了。

来源:文汇报